



尚書古文疏證目錄

卷四

第四十九言兩以追書為寔稱

第五十言兩以錯解為寔事

第五十一言兩以孟子引書叙事為議論

第五十二言以管子引秦誓史及辭為武王自

第語

第五十三言武成癸亥甲子不冠以二月非書

第法

十四言秦誓史及辭十有三年春



第五十四言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繫以時非

史例三言法如公羊甲子不與此二非書

第五十五言偽泰誓明兩載漢志今仍與之同

第五十六言爾雅解鬱陶為喜今誤認作憂

第五十七言大禹謨讓皋陶不合堯典讓稷契

第五十八言晚出書增帝曰竄金曰不合唐虞

世大公六言五

第五十九言重華文命與放勳皆帝王號為作

尚書古者不知目錄

偽

第六十言偽作者依書序撰太甲事不合孟子

第六十一言伊尹稱字于太甲為誤倣緇衣亦

魚為序誤

第六十二言周官從漢百官公卿表來不合周

禮

第六十三言泰誓有族誅之刑為誤本荀子

第六十四言胤征有玉石俱焚語為出魏晉間

第六十四言端其有玉而斯其語也

第六十五言秦書有魏楷之世其語本音也

第六十六言國官為魏碑官公傑未本不台良

第六十七言

第六十八言

第六十九言

第七十言

尚書古文疏證卷四目錄終

尚書古文疏證卷四

之章其訓海王報其公故其太原關若據撰在茲

第四十九

史家有追書之辭每以後之名官制度叙前代事讀

者要以意會不必以為按甚類甚多今姑舉一事如

郡守更為太守始景帝中三年七月太史公書於景

帝前輒曰太守豈當日之寔稱乎抑偶誤爾竊謂伶

州鳩與景王論武王曰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

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斯時武王僅有三軍



六師未備觀牧誓可見州鳩蓋以其終有天下故以  
有天下之制稱之亦追書者之常若當武王時叙武  
王所統軍而曰王乃大巡六師則大不可矣序書者  
遠出刪書者之後故流傳說頗譌見召誥有太保字  
及頌命康王之誥皆然遂以太保為召公之官曰西  
旅獻葵太保作旅葵不知武王時召公尚未也然史  
家多以其人所終之官言之初不計其時亦追書者  
之常若當武王時叙召公所居官而曰太保乃作旅  
葵則大不可矣凡偽書之以追書為實稱其誤如此

按伶州鳩又曰以大蕪之下宮布命於商昭顯文  
德底紂之多辜辜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  
王三即金縢所云三王太王之季文王故作武成  
者亦有大王肇基王迹等語似當日未必及后稷  
且尊之為先王何則果爾是宣四王之德矣奚啻  
三余是以信國語不信晚出武成者以此  
或曰太字字在史記固多追書若戰國策韓陽曰  
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豈亦追書乎余曰昔  
人已趨到矣著有明辯蓋校寫國策者不通古今

妄增入非原文因笑近時刻日知錄者遽謂戰國  
真有太守稱亦不善于論世矣

又按左氏亦間以其人所終之官言之不知其時

尚未者昭元年四月子產稱公孫黑子皙曰上大

夫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鄭有六卿時乃罕氏虎

國氏僑豐氏段印氏段游氏吉駟氏帶為之安得

沒有一卿以位黑得為卿者蓋後六月丁巳強

與六卿之盟子產弗討遂以為卿以至明年秋被

殺亦書於經當子產數子南之時固未也然則子

皙宜何官曰子產稱子皙貴於嬖大夫子南則亞

大夫可知也或上字為亞字之偽然其等誤稱左

氏然少亦千慮中之一失乎

又按成三年減宣叔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

中當其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

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是春秋時列

國別有上大夫遂為卿與周禮王制不合又因悟

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是周禮次國之上卿一段

則用左氏獨不思周禮屬國之初制變至春秋已



大不併而會粹成一書者何哉  
又接左氏桓三年有上卿下卿上大夫昭五年有  
上卿下卿上大夫益驗上大夫與卿各別參以文  
六年亞卿昭四年介卿哀十四年次卿臧宣叔所  
謂中卿是也則卿信有三又參以僖四年中大夫  
昭元年嬖大夫昭七年亞大夫哀二年下大夫蓋  
亞大夫即中大夫嬖大夫即下大夫也則大夫等  
亦有三然則前所云上大夫即卿者不可削去乎  
曰亦未可盡主一說也莊十四年鄭厲公謂原繁

曰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註曰上大夫卿也意是  
時鄭官制猶未變不然其乃史家之文非當刊之  
復謂請更證以一事觀禮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小  
邦則曰叔父晉非小國也且勿論而自唐叔以迄  
文公景公皆稱為叔父何昭九年二十二年傳于  
平公定公反改稱伯父當其伯父也并惠公亦伯  
父之或曰周自景王以下寔然昭十五年景之  
十八年也何又曰叔父疑左氏不畫一處亦未必  
盡得當時之真云

又按史記周書並稱武王克殷有召公奭不言太保言太保自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保其身體始見賈誼新書至顧命篇猶然唯不知周公未薨前召公與六卿中何官或曰詩集傳明云韓初封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築城余曰韓侯是武王子計其封當在成王之世冊季為司空衛康叔封冊季授土見定四年傳豈召公為之哉疑臆說或曰朱子本王肅余曰肅註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下云道公為司空主繕治其

蓋指宣王時召穆公虎非召康公奭也又錯認且朱子以築城為必屬司空乎仲山甫城齊何以時為冢宰朱子以司空為必主繕治乎又何以平定淮夷命召穆公虎蓋古者人雖有專官雖有定職至國有大事則推賢而往人不以為忌已亦不以為嫌往而輒能成功還報天子後世幾其意者鮮矣

第五十

傳註家有錯解之辭要久而後錯始見論始定亦朱



子所謂後出者巧爾無逸篇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孔  
傳曰湯孫大甲也唐孔氏亦因之至蔡氏集傳出而  
論始定尤怪在據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  
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  
之辭也則祖甲之非太甲也明甚祖甲既非太甲則  
不義惟王之非太甲事也亦明甚高宗彤日序以為  
高宗祭成湯蔡傳則謂其祭禩廟蔡傳近是矣然終  
至金氏前編出而論始定曰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史  
遷繫於祖庚之紀內則是祖己為祖庚作凡書之訓  
告其君多繫其所言之臣如曰仲虺之誥曰伊訓無  
繫之者君而與二書皆訓辭乃繫之君既非義例矣  
凡書之本序多稱其君之名或曰王未有以廟號稱  
者而與曰高宗彤日則似果若追書之云者繹之於  
廟門之外西室主事以士行君不親也夫君既不親  
矣而曰高宗目君且以廟號稱之曰典祀無豐于昵  
詳味其辭安知非祖庚之時繹於高宗之廟而有確  
雉之異乎則二書祖<sub>己</sub>以訓祖庚也明甚既祖己以訓  
祖庚則典祀無豐于昵之非高宗事也亦明甚作古

文者生于蔡金兩氏之前錯解未正之日故太甲上  
曰茲乃不義習与性成說命中曰黷于祭祀時謂弗  
欽若与彼二篇為夏相表裏者抑豈料其錯解也哉  
凡晚出書之以錯解為夏事其誤如矣  
按無逸篇泛言自三宗之後或十年或七八年或  
五六年或四三年以邵子經世書證之或十年者  
則太戊後仲丁十三年河亶甲九年或七八年者  
則太戊後陽甲七年武丁後祖庚七年或五六年  
或四三年者則祖甲後廩辛六年武乙四年太丁  
三年歷皆合且與由少以至益少者次第亦不  
紊然則安得謂祖甲即太甲反在太戊前乎孔傳  
謂殷家祖其功故稱祖不知太甲在史記有宗稱  
無祖稱至南軒予不識其為何人當論定之後而  
猶以兩孔氏為確論復已甚矣  
又按孔傳之誤因於王肅王肅之誤因於孔叢子  
孔叢子之誤因於王彛刘歆之本史記史記之誤  
又因於國語於是祖甲一人忽上而冒太甲之賢  
沒降而同帝甲淫乱其幸不幸如此



又按以錯解為寔事復得二條一以書專主王肅  
之學肅錯解中月而禪禪為在二十五月之中二  
十六月朔輒即吉故撰於太甲中三祀十有二月  
朔嗣王被冕服歸一金滕我之弗辟馬鄭皆讀辟  
為避周公居東二年謂避居東都至王肅始錯解  
為東征孔傳因之則上文解辟為法亦用王肅說  
可知故撰於蔡仲之命周公以流言致辟管叔于  
商嗟乎以古文二大關鍵也服闋於二十五月于  
是兩諸帝俱疑喪而陷於不孝矣周公身誅管蔡  
于是唐太宗臨湖之變推刃同氣而莫之恤周公  
固可以藉口矣王充有言俗語不寔成為丹青丹青  
之文聖賢惑焉夫苟至於惑賢聖則其流毒正无  
窮窮無極安得不使有識者昌言以辯哉

第五十一

趙氏稱孟子尤長詩書其於書之辭必熟習必不以  
古人口中語認為叙事又必不以古人口中語妄續  
之於後与或妄增之於前自亂其引古之例斷乎  
然已奈何晚出書以校之孟子有不然者書曰天降

下民一節自武王耻之上皆書辭蓋史臣所作故孟子從而釋之曰武王之勇也亦猶上文引詩畢然後從而釋之曰武王之勇也正一例也偽作者欲竄入武王口不得不去其末二語又改天下曷敢有越厥志為予曷敢有越厥志試思此段在秦誓上者曾有一毫似武王之勇而孟子乃引之乎又有攸不為君一段亦史臣作紹我周王見休惟君附於大邑周則史臣述士女之辭偽作者亦欲竄入武王口自不得不去其首句又改為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

我大邑周試思今文書大誥曰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多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其自卑如與于勝國一日大國殷再曰大邦殷甚且曰天邑商其尊人如與豈有武王當初得天下日編告羣后而乃侈然自尊為大邑周乎而文理亦不可得通凡晚出書之以叙事為議論其誤如與

按書曰湯一征自葛始一節書辭孟子語頗相雜偽作者以天下信之與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互異故不援入書以東面而征西夷怨至奚為後我



凡三見斷為書辭入書民望之以下又孟子語蓋以別於書曰僕我后故與最其苦心分疏處但味湯一征自葛始亦史臣所作若仲虺面對成湯自不得斥其號于是偽作者輒變其辭曰初征自葛始又其苦心閃縮處野史不取也書之又按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仲虺之誥縮其辭為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便蠢拙乎嘗謂鶴脰不得不長鳧脰不得不短矣文章家法也司馬公約諸史之文而成通鑑已屬從簡作綱目者不知務於句字間感損往來致有文理不通足資嗚喙處或曰朱子可若是其輕詆與余曰其原不盡出朱子多其門人為之若真出朱子手其大書必一依凡例分注必不擅改司馬原文耳又按余嘗謂聖人之言述於賢人口中少有改易不如聖人之確何況偽作古文書者殆無怪其然或請徵其義余曰論語杞不足徵宋不足徵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案孔子七世祖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而孔子錄詩

識

時亡其七篇矣非宋不足徵之切證乎衆言淆亂  
折諸聖未聞折諸賢或曰論語蓋孔子一時之言  
中庸又一時之言故不同觀並提三代與僅論二  
代者亦不同余曰年有蚤暮朕有淺深論因有定  
否此豈所論于聖人手杞用夷禮見魯僖公時出  
左傳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戴公當周宣  
王時出毛詩序蓋惟禮樂廢壞方就周大師校之  
得頌之全本旋復遭放失孔子習詩不及半矣尚  
得謂載論語者乃其暮年之言宋固如共載中庸  
者則其初年宋猶有文獻存焉者即觀中庸其至  
矣乎郊社之禮分明是子思增損隱括論語之文  
矣則改論語而失其意故不確知我罪我一聽世  
之君子予則信孔子過篤者耳

又按自書有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後師曠述  
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後又荀卿釋之辭愈顯而  
意益加警曰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  
民也然皆一脉相傳足徵孟子所引之確今泰誓  
上改降為祐意覺索然吾直不省作偽者我是何



心  
或曰有宋存焉蓋言其勵有存者亦足宋不足徵  
意特比杞差勝耳余曰孔子又有言矣我欲觀夏  
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  
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安在杞一  
無所存者乎大抵當時列國文獻惟魯為最備故  
曰吾舍魯何適矣二國自俱不足徵或曰二國既  
不足徵孔子于何處考訂而能言之歟峰饒氏有  
云聖人生知得其一二則可以識其餘亦信然乎

余曰此最無稽之說也聞一知十自就理義言若  
世遠言湮典文殘缺雖聖人亦不能臆為說矣孔  
子嘗問禮於老聃曾子問一則曰吾聞諸老聃再  
則曰吾聞諸老聃其所述夏后氏之禮殷人之禮  
必備講學於老聃而不僅如今之寥寥者然則孔  
子亦何埃侯杞宋存焉而後能言其先王之制與

第五十二  
吾嘗疑孟子引秦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彊則取于  
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必使史呂美武王之辭非武王

自語蓋紂之惡甚於桀而武王除殘之功亦遂高於湯史且紀其宣處曰于湯有克非誇也偽作者以三篇俱武王語一例竄入之于口中試思禮記引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讓于父之前而于商先王便侈然自多其功聖人氣象豈至於此吾故疑焉今讀管子又得一條法禁篇引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亦史且辭亦被竄入于其口試思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世必有能辨之者

臣十人同心同德其弘引大誓語也論語引之即作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其相同如共何至管子引泰誓辭出史史晚出書却撰作武王自語抵牾至此後按張霸有兩篇史稱其末左氏傳書叙為作首尾竊以晚出書亦然其二十五篇無一語與書序相違左氏引逸書復摺拾殆盡然亦不必摺拾而摺拾之露破綻出者昭二十四年其弘引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云云上文同德度義分明繫其弘



自語不然有不冠以大誓乎。即另出一篇。亦應先  
作大誓曰同德度義。次作又曰紂有億兆夷人。方  
協左氏引書之例。更可笑蔡傳寡陋以同德度義  
為古者兵志之詞。世竟有不讀左氏傳者。  
又按管子引泰誓古文書縮其辭為受有億萬  
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便減却无限風致。  
自擬為古祇增其拙。予嘗謂四子書有從毛詩出  
者如小旻之詩不敢暴虎。不敢馮河。論語曰暴虎  
馮河。蕩之詩魯是培。克魯是在位。孟子曰培克在  
位。桑柔之詩予豈不知。而作孔子則變之曰蓋有  
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閟宮之詩。至于文武續  
大王之緒。子思則變之曰武王續大王。季文王  
之緒。角弓之詩。綽有裕。孟子則變之曰豈不綽  
綽然有餘裕哉。一經點用。或繁或簡。無不如從火  
中鎔鑄而成。無補綴之迹。豈若古文之多可嗤笑

第五十三

二十八篇之書有單書。用以紀事。多士惟三月周公

初于新邑洛是也有單書日以紀事牧誓時甲子昧  
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是也然亦以武成篇有粵若  
來二月既虎霸粵五日甲子之書故讀者可以互見  
不必複冠以二月此省文也未有以此月之日紀事  
而仍蒙以前月之名使人讀去竟覺有三十四日而  
後成一月者有之自晚出武成始載考召誥篇先書  
丙午次戊申又次庚戌甲寅乙卯丁巳戊午甲子皆  
冠以三月顧命篇先書甲子次乙丑又次丁卯癸酉  
皆冠以四月至洛誥篇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止書  
日而必于後結一句曰在十有二月其詳明如此今  
晚出武成先書一日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師逾孟  
津已在月之二十八日矣復繼以癸亥陳于商郊甲  
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是為二月之四日五日不見  
冠以二月豈今文書法耶或曰洛誥亦嘗乙卯費誓  
兩稱甲戌皆止有日余曰此自周公伯禽口中之辭  
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若史家記事垂遠必繫日於  
月有一定之體耶

按國語伶州鳩對景王曰昔武王伐殷以二月癸



亥陳未畢而雨癸亥上加以二月其叙事之容如

此

又按古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望者十六日

庚寅自庚寅數至二十一日乙未正六日蓋連望

日而數非離本日也今文書法也孔安國不達茲

例謂望為十五日果爾何得曰越六日也與晚出

武成越三日庚戌誤同益驗古文與傳出一手

又按余向謂孔傳多同王肅註乃孔竊王非真漢

武時之孔氏預與三國魏之王氏合也以三年之

喪二十六日即吉驗之今又得一事是堯典裡于

六宗說六宗者人各異義至魏明帝詔令王肅

議六宗肅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以對肅以前

未聞也今安國傳正同孔竊王又一一證矣

又按三年之喪謂祥禫間月者鄭學之徒祥禫共

月者王學之徒王學所以可廢者以前无所本特

王氏鑿空耳鄭學則遠有師承劉熙釋名曰間月

而禫白虎通德論曰二十七月而禫大戴喪服受

爰除禮曰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更溯而上

之僖公薨于十二月乙巳杜氏推歷乙巳在十一  
月至文二十一年冬僖之喪已二十六日矣公子遂如  
齊納幣公羊譏其喪娶則公羊氏亦主二十七日  
遂與鄭氏合可知也若王肅者議禮必反鄭氏以  
擅弓祥而縞是月禫從月樂為據夫所謂是月禫  
者所以祭下文而不繫於上也論語子於是日哭  
則不歌而文无所繫孰謂是月禫云者乃祥月乎  
果禫在祥月應曰月中而禫不可謂之中月也自  
王氏誤標茲義宗之者尤盛於魏晉間若孔傳者

秦殆亦魏晉間王學之後也哉

又按儀禮士虞禮暮而小祥又暮而大祥中月而

禫是月也吉祭是月也則承上文又與擅弓別

若謂中月為大祥月之中既云中月又云是月不

太贅乎蓋驗王氏說非是

### 第五十四

朱子有古史例不書時之說以二十八篇書考之如

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多方惟五月丁亥書三月五月

皆不冠以時洪範惟十有三祀金縢既克商二年書



十三祀二年皆不繼以時確哉朱子見也唐孔氏謂  
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為文於法日月時年皆具其不  
具者史闕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如牧誓  
等篇皆言有日無月史意不為編次故不具也更以  
逸書考之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畢命  
惟有十二年六月庚午臚書年書月書日并書朔臚  
絕不繫以時不益見朱子確耶大抵史各有辭文各  
有例書不可以為春秋猶春秋不可以為書今晚出  
泰誓上開卷大書曰惟十有三年春豈古史例邪予

故備論之以俾朱子以待後世君子

按朱子有答林擇之書使之求汲冢竹書紀年其  
書今不傳者贗本杜元凱稱其著書文意大似  
春秋經推其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疑亦書時  
及考魏世家裴駟引紀年曰梁惠王成九年四月  
甲寅徙都大梁四月上不見夏字乃知古人文各  
有例雖以春秋終有不盡同處馬遷踵秦記成秦  
本紀頗書時然多畧不似漢書于秦二世元年書  
秋七月漢元年書冬十月盡從而整覈其辭疑後

代史冊遵春秋例者自班氏始

又按春秋書時胡安國傳謂為夏時先儒已歷

辨析尤莫善於鄒陽吳仲迂之言曰若從胡氏則

是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為冬孔子反不行夏時

而以子月為春矣其破的如吳胡傳既非則蔡傳

以秦誓春為非建子之月又不足攻矣

又按朱子又疑竹書紀年純用夏正似胡氏之說

亦有據非也紀年為魏史記魏出於晉當時列國

惟晉擅用夏正以左氏驗之僖五年卜偃曰其九

月十月之交乎襄三十年絳縣人曰臣生之歲正

月甲子朔皆謂夏正杜氏亦經註出但未補明一

句曰于時晉獨用夏正所以然者何也成春秋在

前見竹書在後故也憶己未留京師富子李國因

篤天生告予曰晉用夏正子知之乎予曰然天生

曰周天王固許之用也規定四年啟以夏正疆以

戎索可見予曰左氏乃政字非政字即政與正通

然則于伯禽康叔曰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魯衛

乃又建丑乎何周初自亂其正朔也天生為語塞



又按胡渭生臆明告予竹書紀年文意簡質雖頗  
似春秋經然其書乃戰國魏哀王時人所依<sup>作</sup>往  
稱謚以記當時之事如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  
蔑晉獻公會虞師伐魏滅下陽周襄王會諸侯于  
河陽明係春秋後人約左傳之文倣經例而為之  
與身為國史承告據宣書者不同杜氏後序則謂  
推其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不<sup>亦</sup>過乎余曰竹  
書不傳然散見史記中如魏世家索隱引紀年曰  
二十九年五月齊田盼伐我東鄙九月秦衛鞅伐  
我西鄙十月却鞅伐我北鄙王攻衛鞅我師敗績  
此非當時史官據宣書當時之事乎與春秋曷異  
乎杜所見蓋全書今所譏乃杜舉之事教條竊恐  
書考有未祥而立論太果杜正未肯受過耳  
第五十五  
余向謂作偽書譬如說謊雖極<sup>意</sup>彌縫信人之聽聞然  
苟精心察之亦未有不露出破綻處不独墨子所引  
三語也今且見漢書矣漢刑法志引書曰立功立事  
可昌永年魏晉間作書者似以其為逸書之文於秦

誓中篇微易其文竄入之日立定厥功惟克永世不  
知郊祀志明云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居永年  
至天之太律顏注今文泰誓周書也蓋偽泰誓唐代  
尚存故師古得以知之今將以偽泰誓為足信乎不  
應為晚出書遂廢以偽泰誓不足信乎又不應晚出  
書復与之同蓋魏晉間其人正以鄙薄偽泰誓不加  
熟習故不覺已之所撰釐革之未盡耳

按寧都魏禧冰叔著左氏經世編亦有分明現露  
破綻之論是襄公三十年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

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叔子曰  
此輿人如今一二無賴秀才出沒頭帖稱兩學公  
約者名假輿人却口中便露出造謗人本色細看  
他褚衣冠伍田疇只是平日豪侈及侵占人田土  
者在內耳又如管蔡流言而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孺子二字明露出叔父口語余謂叔子祇緣今  
文書有周公稱孺子者七遂認孺子之稱為真叔  
父之於兄子也者不知古人稱人多以年長則  
叟之年幼則孺子之初不計其爵亦見古人質處



禮記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鄭氏注為生名之曰小子王也故晉有小子侯以共禮律成王正當喪之曰其稱尤屬不易豈得偏疑自叔父且周公曰沖子曰小子與孺子何異而召公不嘗亦稱沖子乎豈叔父乎通鑑平帝崩王莽立宣帝玄孫嬰年二歲者號曰孺子嬰豈莽亦叔父乎凡著一書必明於古人名物訓故而後可以號通識今叔子經解若此豈得謂其地素通古學哉

又按偽泰誓仍有釐革未盡者曰自絕于天見史記周本紀又漢書谷永傳漢紀孝昭皇帝紀曰呂說婦人見漢書禮樂志

又按漢書平當傳當上書引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及永年視郊祀志少未一語刑法志多首一語雖引法各異要為泰誓辭無疑又按偽泰誓不獨唐師古得知章懷太子賢於後漢書班固傳典引注亦知

余向謂文有承謔踵謬千載莫知其非而一旦道破  
真足令人笑者不獨大禹謨之於左傳抑且見五子  
之歌之於爾雅矣爾雅釋詁篇鬱陶繇喜也郭璞註  
引孟子曰鬱陶思君禮記曰人喜則斯陶、斯詠、  
斯猶、即繇也而昂疏皆謂觀<sup>歡</sup>悅也鬱陶者心初悅  
而未暢之者<sup>意</sup>也又引孟子趙氏注云象見舜正在攄  
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  
慙是其情也又引下檀弓鄭注云陶鬱陶也據此則  
象曰鬱陶思君爾乃喜而思見之辭故舜亦從而喜  
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孟子固已明下註脚曰象  
喜亦喜蓋統括上二段情事其先言象憂亦憂特以  
引起下文非真有象憂之事大凡凶惡之人偽為憂  
尚易偽為喜寔難故象曰雖云然而色則否趙氏注  
一段頗為傳神偽作古文者一時不察并竄入五子  
之歌中曰鬱陶予予心顏厚有忸怩不特敘議莫辨  
而且憂喜錯認其尚可謂之識字也乎歷千載人亦  
未有援爾雅以正之者抑豈可獨罪偽作者乎噫余  
蓋不敢深言矣



按廣韻云陶喜也薛君韓詩章句云陶暢也從不  
作憂字解廣韻云鬱氣也又悠思也亦不盡作憂  
而鬱解惟魏晉間孔安國書傳出始云鬱陶哀思也  
然其誤亦有自來王逸註九辯豈不鬱陶而思君  
兮曰憤念蓄積盈胸臆也不知九辯共一章上云  
尚閔竒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又云心閔憐之  
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  
而增傷皆極憂懣語若果鬱陶為哀思則應正接  
曰不應用豈不二字惟鬱陶思君乃喜而思見之辭  
故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  
狺而吠兮閨梁閉而不通仍復終窮女騷人說而  
又說處王逸亦偶因鬱之一字遂并誤解鬱陶至  
選詩謝靈運嚶鳴已悅豫幽居猶鬱陶謝玄暉朋  
情以鬱陶春物方駘蕩江文通解纜候前侶還望  
方鬱陶皆沿王註之誤而誤詞人之學固无庸多  
責耳

又按楚辭十七卷有曰鬱邑曰鬱結曰鬱：曰怫  
鬱曰鬱怫曰紆鬱者皆解憂也惟鬱陶字不可一

例解王逸固善訓亦偶太失之殆亦昔人所謂卿  
讀爾雅未熟者与

又按謂誤解鬱陶斷自王逸然太史公五帝本紀  
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  
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尋其文意義似亦  
認鬱陶為憂何則上文明著不懌字又倒其語為  
我思舜正鬱陶宛然辭与色一豈得以善也解之  
乎宋倪思謂史遷好易經文務趣平易辭固應爾  
然因易而失其意甚与本事背馳者不可勝計于

是輯遷史刪改古書異辭十二卷以行世誠有以  
哉

又按禮記檀弓疏云陶者鬱陶鬱陶者心初悅而  
未暢之意也言人若外意會心則懷抱欣悅但始  
發俄爾則鬱陶未暢故云斯陶也爾雅云鬱陶繇  
喜也何胤云陶懷喜未暢意也孟子曰鬱陶以思  
君又云陶斯咏者鬱陶情轉暢故口歌咏之也夫  
解陶字尚詳及鬱陶然則鬱陶之非哀思盖勿問  
矣



又按孟子集註云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氣  
不得伸可解鬱字若思与陶字何涉而乃作註脚  
乎予嘗謂古來相傳訓詁之學至宋人而亡朱子  
尤其著者云同鬱言木鬱也五子曰鬱自也  
又按楊雄方言十三卷宋洪景廬疑其依託而郭  
璞註脚<sup>却</sup>真但註自謂據國爾雅以正方言然亦有  
忘却爾雅處如鬱陶為喜与方言所云鬱悠思也  
本別義璞乃註鬱悠猶鬱陶也何与幾令人疑非  
出璞手

外又按魏博士張揖廣雅十卷以為補爾雅未備曰  
陶喜也憂也從來訓義之反覆用之者惟以臭為  
香乱為治擾為安苦為快未聞以喜為憂如陶字  
其義訓竊恐亦因王註而誤大抵魏時已然如曹  
子桓燕歌行鬱陶思君未敢言與前首憂來思君  
不敢忘正同一意則魏晉間孔傳竟認為哀思殆  
無足怪所怪者五子之歌託三代以上人所撰不  
應不識字乃爾雅對其也之章句也

舜之佐二十有二人其最焉者九官又其最焉者五  
臣而五臣之禹為最稷次之臯陶次之益又次之  
共定許也當舜問誰可宅百揆僉舉禹、拜稽首讓  
于稷契暨臯陶則可知也已矣胡舜欲薦禹於天禹  
唯諄、然臯陶是讓而并不復及稷契焉何哉或曰  
稷契皆堯之親弟計其年已高其或不逮是時也而  
卒禹故弗及不然禹豈遺賢者哉然愚考之春秋內  
外傳展禽曰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唐桓  
伯曰我夏自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祭公謀

父曰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稷固建禹之世即  
降而遷書亦云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于百  
姓又云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吾意  
以二臣縱未必入夏朝要當禹攝天子政天下有浸  
浸然歸于夏之勢矣二臣必在故諸書俱斥言之偽  
作大禹謨者止緣莊八年傳有引夏書曰臯陶邁種  
德、乃降遂援之曰以作讓臯陶而不知與當日人  
物情事脫漏者多矣夏之與商、商之與周、周之與  
接禮記祭法云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



農能殖百穀夏之哀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夏  
之哀當如外傳作夏之與為是孔疏即從哀字曲  
為說吾无取嘗熟碩大韶仲恭謂世固有奉書脫  
誤而他書可證者為益不小其與類之謂乎然予  
觀祭法却又足取展禽語刪潤竄置之以成篇特  
筆力高可列為經然間小有不及處亦不可不參  
考

又按作大禹謨者以舜將薦禹于天斷自在帝位  
三十有三載最為切合蓋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

崩也孟子文也五十載陟方乃死也今文堯典文  
也以五十載去十七正得三十三載攝位者須始

正月元日而禪位者又必于前一年有辭後一年  
受命方成唐虞故事人止見其顯合堯典而不知  
巧在陰用孟子而人弗覺但欠却稷契一讓遂未  
予掇拾其後於今日耳

又按蔡傳于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云舜至是年  
已九十三矣非也蓋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  
三載年三十三明年居攝二十八載堯崩年六

十遭克三年之喪畢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耳  
又二載是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時年六十三越  
三十有三載年已九十五矣豈九十三乎或曰如  
此於三十在位頗不合余曰三十在位乃自居攝  
數之以迄居喪蓋居喪仍居攝也不見古君薨以  
聽於冢宰之禮乎臣居君喪豈猶夫子居父喪一  
无所為者乎故曰通三十年乃即帝位若歷試三  
載當在徵庸句之內或曰如矣又於兩三十字不  
合余曰如叙舜之歷年非計舜壽數也既曰徵庸  
矣自包有歷試在內若必以歷試與居攝合數又  
三十一載亦與三十不合且安所置克三年之喪  
地邪抑竟忘其歲月邪蔡氏聞之亦應啞然自笑  
也  
又按舜生三十徵庸一節為今文堯典通篇大結  
束自朕在位七十載至舜讓於德弗嗣皆結於三  
十徵庸一句自正月上日至四海過密八音皆結  
於三十在位一句自月正元日至分牡三苗皆結  
於五十載陟方乃死一句余因益悟晚出書彊析



為二篇之非又悟中庸集註舜年百有十歲亦少  
却居喪二載又悟金氏前編書稱五十載蓋自堯  
崩之後通數也亦非歐陽氏辯武王不上冒先君  
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武王既爾舜獨不然  
乎竹書紀年起自夏某年帝陟後定空二年第三  
歲方屬嗣天子之元夏既爾唐虞獨不然乎又悟  
蔡傳云堯在位通計一百單一年以歷試三載在  
七十載之外故不知七十載既聞舜曰我其試哉  
試始于堯矣七十二載試且畢何得復增一年矣

前編之以受終繫於丙辰載為獨得也

或問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說者謂連不窋  
在內譙周疑不窋至文王子餘歲僅十四在不窋  
未必親棄之子余曰否也外傳明云不窋失官當  
夏之哀夏之哀指太康言內傳昭二十八年云昔  
后夔取於有仍氏夏生伯封有窮后羿滅之夔是  
以不祀后稷后夔同時人其子皆當夏之哀一失  
官一覆其祀何疑之有碩仲恭謂自公刘以後世  
數必无誤惟不窋竄於戎翟間其時不過西戎一

部落耳國無史官家無譜牒及傳至鞠不知凡幾  
世矣公劉遷豳始後為声教之國始有文字紀事  
故後君長名氏悉歷、可數余謂是則辯矣然史  
漢並稱居豳由避桀公劉至文王亦僅十二世以  
十二世歷商六百二十九歲必每世在位皆五十  
許年又必即位後二三十年生眾嗣方可克其數  
不然有一甫即位生子者且如百齡之文王享國  
百年之穆王矣以情以理豈難據信然則仲恭之  
論亦未必為定云

或又問禹稷契臯陶伯益品第的然如是但孟子  
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上文無臯陶茲特補出  
非為唯臯陶始足以配禹與余曰顧夢麟有云獨  
禹臯陶並列者亦大概之言不屑分配耳或古文  
原以並稱而順口因之或曰若禹臯陶則見而知  
之且以道統屬臯陶益明非臯陶不足以配禹矣  
余曰讀歸熙甫孟子此章叙道統不及周公顏子  
論亦可恍然于其故矣蓋古之聖賢有遺言而無  
遺意觀言者誠得其意太公望散且生可以為見



知則周公不居其下矣孟子以共自任則顏子不  
在其後矣呂敬謂之見知非過也然而虎踞鷹揚  
視夫忻、休、之氣象何如也其不叙周公者夫  
亦以文王言之則周公之所師即敬止之家學其  
視文王若一人焉父子一道舉乎共可以該乎彼  
矣易作于羲文周孔而班固曰易更三聖至于談  
之與遷同稱太史彪之與固同號班書蓋昔人之  
恒辭也苟執其辭則武王何以不舉乎他日稱三  
王而繼之以思蕙孟子之意可知也孟子之自任  
以道非僭也然而泰山巖、視夫和風慶雲之氣  
象何如也其不叙顏子者夫亦以在我者言之則  
孟子之私淑蓋有附于及門其視顏子猶儕輩焉  
彼共一道方自論則不暇于及人矣周有亂臣十  
人而君奭曰惟茲四人至于序大孝則稱曾子論  
好學則獨予顏淵蓋昔人之專辭也苟執其辭焉  
則曾子、思又何可以不舉乎他日論禹稷而歸之  
于同道孟子之意可知也鈔我論也豈惟禹皋並  
稱五臣中有以禹稷並稱者躬稼有天下當平世

是也意當舜朝禹臯陶相與陳謨帝前無他人不見其道之同乎帝禹立稷契俱已前卒而舉臯陶薦之且授政焉不又見其君臣同代乎古以並稱其與故與然則陸象山謂唐虞之際道在臯陶者似止見謨有臯陶而不知另有棄稷又似篤信今大禹謨舜欲傳位禹而禹只讓臯陶不及稷契遂專以道統歸之亦少過矣

又按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禹臯陶並稱者恒辭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禹稷並稱者專辭也亦少

第五十八

晚出書未論二十五篇雜亂而即與馬鄭王三家本

同者亦多所增竄三家本俱不傳僅散見一二於孔穎達正義如堯典帝曰我其試哉三家本无帝曰二字四岳之言也以上文岳薦繇云試則與試哉亦屬岳鄭康成註試以為臣之事慎徽五典原接帝

曰欽哉之下試即指慎徽五典等下文于時二語乃



另一意蓋是時帝女嫁及期舜又未娶其賢聖如女  
可以為二女之規刑原偽作者必心欲增以帝曰不  
過以擇婿大事宜斷自宸衷非外廷諸臣所可與不  
知唐虞朝大公何事不聽其臣博議况擇婿乎蓋當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已含有可妻也之意矣又僉曰  
益我三家本僉作禹蓋禹同治水者二人曰益曰稷  
稷既命之仍舊職矣蓋是時烈山澤之功又畢虞適  
缺官禹益深知其才習於草木鳥獸故特薦之原偽  
作者心必欲竄為僉曰不過以上文薦禹及垂下文  
薦伯夷皆屬僉曰其不宜別一例不知唐虞朝大公  
眾知其賢則交口譽之而不為朋党若獨知其賢即  
越眾以對而亦不以為異愚于是嘆晚出書之紛  
多事也

按史記五帝本紀堯曰吾其試哉皆曰益可知晚  
出書正本其

又按禹讓稷契皋陶舜不聽其讓而下即命之仍  
播穀敷教明刑伯夷讓夔龍舜不聽其讓而下即  
命之典樂作納言何垂讓父折伯與益讓朱虎熊

罷止不敢聽其讓而於彼七臣者漫无所命豈舜  
竟遺才耶既讀五帝本紀云舜遂以朱虎熊羆為  
益之佐則前及斯伯與為垂之佐例可知也因悟  
所謂往哉汝諧者諧不指其取言諧則臯陶謨同  
寅之同協恭之協和表之和蓋飭垂與益往就取  
而并和其僚屬耳彼七臣者蚤已統攝入此句  
內聖朝无一才或遺聖經无一字定設其妙至如  
此

又按朱子云孟子說益烈山澤而焚之是使之除  
去障翳驅逐禽獸未必使之為虞官至舜命作虞  
然後使之養育其草木鳥獸耳洵是但謂未必使  
之為虞官孟子明言益掌火陶唐氏掌火官名火  
正關伯為堯火正居商丘見左傳襄九年舜登庸  
則益為之舜即帝位後益又遷作虞分明各為一  
職何必致疑蓋緣朱子時已久無火官故亦不暇  
詳晰耳古者火官最重高辛世祝融能昭顯天地  
之光明以生柔嘉材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  
時變國火以救時疾火不數變疾必具聖人調燮



微權正寓於此。觀一藏冰啟冰間尚足和四時而免天札。況火為民生不容一日廢者。其出之內之所關於氣化何如乎。噫。後代庶官咸備火政。獨缺飲。知擇水烹。不擇火民。必有陰感其疾而莫之云救者。其不幸可勝道與。

又按陸德明音義謂益即自皋陶之子。其自遠從曹大家注列女傳高誘注呂氏春秋及詩譜得來金仁山謂其果如是則當楚滅六與蓼時伯翳之後羸姓若秦若徐若趙見存何得滅文仲曰自皋陶不

祀乎明非屬父子非也。滅文仲自傷楚彊盛日荐食上國而為上國之祖者祀亦廢。非謂皋陶盡無後何以驗之。皋陶偃姓羣舒皆偃姓則自出于皋陶。滅六與蓼見文五年傳。而文十二年不猶有羣舒叛楚乎。或曰皋陶偃姓伯翳羸姓將父子異姓乎。愚曰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堯初姓丹朱為其胤。自狸姓何父子同姓之有。思因又思舜五臣功皆高德皆盛。當禹讓于稷契暨皋陶而不及益。蓋以益為皋陶之子也。不然禹他年尚薦

益於天豈歟日不堪宅百揆手又思舜五臣其四  
人沾新命而益尚否故禹當時若予上下草木鳥  
獸之間輒以益對其情踪種：皆合益信真古文  
之不可一字移易如此

又按金仁山辨伯益伯翳為一人史遷誤析而二  
又以史遷作齊世家四嶽為其祖而總叙齊又伯  
夷之後則是齊有二祖亦誤愚謂其誤亦遠自國  
語來仁山未知周語大子晉曰昨四岳國命為侯  
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維稟齊許猶在

鄭語史伯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紳神以  
佐堯者也又曰齊侯姜之雋也一以為四岳一以

為伯夷同出一人手而錯互至矣然則宜何從曰  
云四岳者是也觀太公望曰呂尚子丁公曰呂伋  
系出四岳也明甚帝昭曰伯夷四岳之族也詎便  
為一人且伯夷典舜三禮未聞佐堯已明與書悖  
他尚足信哉

又按邵氏莊寶簡端錄曰周六卿即虞九官也冢  
宰禹宅百揆也司徒稷播穀契敷教也宗伯夷典



禮夔典樂龍納言也司馬司冠冠皐陶作士也司空  
垂共工益作虞也配合頗當但以益作虞為司空  
此不過習見近代工部有虞衡清吏司故云爾不  
知周禮屬地官蔡氏則云在虞曰虞在周曰虞曰  
衡並屬夏官又不知所本是何等周禮蔡傳舛誤  
殊為章

或謂蔡傳曾氏曰新命者六人禹夷垂益夔  
非稷契皐陶稷契皐陶則旧賤而已愚曰旧賤也  
而命則加新矣故亦新之

又按范祖禹論立后疏云一日族姓一日女德一  
曰隆禮一日博議蓋專破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  
預一輩人之語愚謂擇婦既耳爾擇婿何獨不然舜

出虞幕成天地之大功其後為王公侯伯是族  
姓貴也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蒸烝治不至  
姦是士德著也堯治裝下嫁二女於媯北使為舜  
婦于虞氏之家是禮之隆也四岳及羣臣諸侯同  
辭以對是議之博也一舉而四善咸備尚得謂之  
輕以天子女与匹夫而嘗試其觀刑哉故試乃別

試以為人臣非為人夫於此尤易見云

第五十九

崑山顧炎武寧人著書言自夏以前純乎質帝王有名而无號商以下浸乎文有名有號堯舜禹皆名也時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也考之書帝曰格汝舜咨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与其臣言則曰帝无言堯者不敢名其君也其說善矣而亦未盡然也堯舜禹亦皆有號放勳也重華也文命也三者即是也何以別之孟子引古堯典曰放勳乃徂落許氏說文正同他日引堯之言為放勳曰則可知其以是為號也矣唯至偽古文出重華協于帝文命敷于四海不將重華文命二字各斷為句與今文放勳字面一例而竟連下文協于帝敷于四海自不得解作號而謂是史臣贊頌之辭矣予痛其以偽亂真而并古帝王之休稱鴻號冠絕千載者亦掩沒而不彰豈不甚哉

按曲禮臨文不諱盧植註云臨文謂禮文也禮執文行事故言文陳氏集說云不因避諱而改行事



之語蓋恐有誤於承用也文字解如夬頤氏頗誤  
用要須易為詩書不諱耳

又按蔡傳載蘓氏曰史記以文命為禹名則敷于  
四海者為何事耶夬亦是過信晚出書故爾其寔  
五帝本紀云虞舜者名曰重華夏本紀云夏禹名  
曰文命名者命號也言虞舜號曰重華夏禹號曰  
文命云耳孔氏疏人有號謚之名余謂名曰重華  
名曰文命此生號之名也孟子名之曰幽厲此死  
謚之名也皆得謂之名

又按孟子之信不待論而屈原賦二十五篇亦近  
古離騷曰就重華而陳詞九章涉江曰吾與重華  
遊兮瑤之圃懷沙曰重華不可遇兮重華凡三見  
皆寔謂舜豈德如放勳集註曰重華本史臣贊舜  
之詞屈子以為舜號也乎

又按漢之羣帝有號有謚如太祖其號也高皇帝  
其謚也夬既葬後孝惠與羣臣至太上皇廟上其  
父之稱著見史記遷忽謚而為高祖班固撰漢書  
即正之曰高帝記但史文未盡釐正耳夫遷世掌

史官於本朝開天之聖曰號曰謚猶不能置辨而況魏晉間及齊時人遠論上古帝王乎其誤會也固宜

又按漢書較史記加嚴而霍光傳尤其第一作予讀之昭帝崩昌邑王未立斯時僅有皇后上官氏無皇太后也傳却云即日承皇太后詔迎昌邑王賀光薨宣帝已立六七年久尊上官氏為太皇太后斯時无皇太后也傳却云上及皇太后親臨光表史文之不易核實也如是

又按宋有真宗即玄宗也蓋避其聖祖諱故唐有代宗即世宗也蓋避太宗之諱故嘗私訝明既有世宗而弘光朝又上景帝號曰代宗不重出乎維宋仁宗前有文貞無文正仁宗來易為文正繼宋之代兩謚並行然正與貞可以兩義解而代與世不可兩義解也終屬重意收齊宗伯掌邦禮或不應至其詔書興化李公清問之公復書曰其當日出碩瑞屏手瑞屏時文名家未諳舊典宜來吾子之譏耳老夫耄矣幸及未死得聞高論其虛如是



洵有前輩風範云

第六十

孟子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  
悔過自然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  
已也復歸于亳一段玩其文義自以伊尹放之于桐  
三年為句於桐處仁遷義為句三年以聽伊尹之訓  
已也為句蓋太甲被放後三年始悔過又三年惟伊  
尹訓是聽蓋凡六年始復歸于亳踐天子位焉亦猶  
孟子昔者孔子一節有兩三年史記孔子世家謂子

貢凡六年然後去是也雖殷本紀載帝太甲既立三年  
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宮三

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

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首

三年字指初即位後不指破放之後與孟子少異要

為六年之久復辟親政則與孟子無異古大臣格君

非之雖如其偽作古文者生於魏晉間時皆以書序

為孔子作故所撰二十五篇盡依傍之次序則云太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

尹作太甲三篇遂將放桐事撰于上篇中三年復歸  
事撰于中篇中以合書序而不顧不合孟子夫成王  
幼而即位未聞失德若太甲比然且一聞流言聽周  
公居東二年罪人已得矣又後鷓鴣之詩已見矣猶  
未悟也直至風雷示變然後迎公以歸魯謂太甲固  
顛覆典刑者緣放桐宮而即翻然改悟有如是其易  
乎哉

按殷本紀註引鄭康成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  
直似註書序之語宮字則從史記得未初不指桐為

湯葬地魏晉間孔傳出始有是說愚謂此說果真  
是漢武帝時已知湯葬處乎蓋直至哀帝建元元  
年大司徒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始得之  
劉向固不知也向且不知而謂孔安國知之乎其

疑有欺字

誰欺

又按趙岐註桐為邑亦不云是葬地余按後漢郡  
國志梁國有虞縣有薄縣虞則有空桐地有桐地  
有桐亭薄下註云有湯冢雖相去未遠判然各為  
一縣所有豈得指桐為湯陵墓地乎緣孔傳欺附



會太甲居近先王則訓於義致生共說後儒見有  
居夏字并謂桐宮乃諒陰三年之制非闕放廢顯  
悖孟子尤為怪矣  
又按亳有三一南亳後漢梁國穀熟縣是湯所  
都也一北亳梁國蒙縣是即景亳湯所盟地一西  
亳河南尹偃師縣是盤庚之遷都也鄭康成謂湯  
亳在偃師皇甫謐即據孟子以正之曰湯居亳與  
葛為鄰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  
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為之耕乎亳今穀熟  
縣是也其說精矣史記註謂湯即位都南亳後從  
西亳余即如皇甫謐以正之曰放太甲於桐在  
今虞城縣去偃師亦八百餘里伊尹既以身當國  
於偃師又焉能時於桐訓太甲乎仍屬穀熟方  
近或曰註葛由而誤余曰誤自史記正文正文云  
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註遂謂湯亦魯都  
偃師以復其說不知盤庚三篇一則曰新邑再則  
曰新邑曷嘗有復故居字面止下篇云我古先王  
將多于前功適于山蔡傳謂先王即湯適于山即



住于亳殷亳殷三面依山鄭氏謂東成阜南轅轅  
西降谷是也湯復住居其不知其原泛言古之先  
王將欲多太子前人之功是故徙都而遷於山險  
之處如上所遷五邦多是非必定指湯或曰即指  
湯之或者曾有意亳殷山險往視之如武王告周  
公營周居于維維邑而後去後成王卒成其志周則  
仍都豐鎬商或類其故當日致有三亳鼎稱二在  
梁國一在河洛之間俱不出邦畿千里之外非必  
湯親身從西亳若從西亳終無以為孟子于桐解

矣凡其皆商有天下規模形勝之大者余不可以  
不論

或獻疑曰康成以湯都必在偃師者非獨本漢地  
理志寔以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其箋云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毫  
之殷地止可謂偃師不待及穀熟与蒙既宅殷土  
是湯親會居其矣康成說所自来子何獨於其說  
而必違鄭余曰是則然矣湯有天下厥號曰商盤  
庚從都改號曰殷盤庚以前不得有殷稱也然史



說殷本紀首稱殷契呂氏春秋仲夏紀稱殷湯蓋  
作文字者以後代子孫所建之號通稱其先人豈  
得執契與湯之時已有契號豈惟契二書無逸篇  
云昔在殷王中宗又云自殷王中宗太戊遠在盤  
庚前周公已不妨以殷如之則玄鳥之詩作者出  
武丁後又何妨以武丁都之地名上歸其先人乎  
且上既云降而生商下自不得云定商土是易  
商為殷文字宜然凡讀書固須論世而觀文字尤  
不可不會其意也

又按昧爽不顯見左傳昭三年為謗鼎之銘謗鼎  
鼎乃魯鼎坐以待旦見孟子乃周公中夜以思其  
理忽得不得寐遂坐以待旦昧爽云者欲明未明  
之時也旦早也明也相去時僅几希其何足以見  
成湯憂勤惕厲之盛而舉以告嗣王乎朝辨色始  
入君日出而視之辨色黎明之時日出則曰旦矣  
雖分有先後寔相去無幾若漢劉向傳專積思於  
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鄭當時傳  
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趙廣漢傳天性精於



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晉傅玄傳每有奏劾  
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皆  
自夜至旦或竟自晝日暮至旦歷時甚久故史  
志其異豈所謂於昧爽與旦之間哉連綴此語者  
不惟文理不通亦大不曉事矣  
又按太甲三篇標出篇名為禮記所引者四一表  
記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无以辟四方一緇  
衣母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机張往省括于度則  
釋又天作孽可遠也自作孽不可逭一大學顧

諛天之明命上有先王字於毋越厥命以自覆也  
無也字有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二語於無能胥以  
寧則重盤庚上篇為罔克胥匡以生使古文果真  
吾不知作禮記者必於先王顧諛天之明命去先  
王字於毋越厥命以自覆亦增也字去慎乃儉德  
等語於罔克胥匡以生不使之重盤庚易為無能  
胥以寧是何心也  
又按予少嘗有一論其畧曰人主不患其有過惟  
患其不悔苟有過而悔未有不卓然為一代之全



主者天子之悔過商太甲尚矣周穆王次之一以  
桐宮之放而悔：而作太甲一以祈招之詩而悔  
悔而沒祗宮是皆待人而悔者也其為從諫如流  
之美則一也諸侯之悔過衛武公尚矣秦穆公次  
之一以飲酒而悔：而作賓之初筵一以師敗于  
穀而悔：而作秦誓是皆因事而悔者也其為陳  
其既往之失則一也逮後世漢武帝悔于輪臺唐  
太宗悔於遼左或舉其生平尚而悔之或偶懲一  
事而悔之履皆有絕人之智屈己之勇而後能如

此雖然諸君皆悔之詩銳氣既衰善念易萌之而  
固猶未足為難也惟商太甲悔之於蚤年成之於

六載上以法其祖下以順其師褒稱太宗配天之  
極是誠為不可及也夫博學不涉偽古文中一事

錄之魯賦關雎詩末云蘇南而之詩是也且是  
又接或者聞余謂武丁都西亳引詩意為景亳維

河殷武陟彼景山以為都當在景亳景亳者北亳  
是以括地志寰宇記在河為證詞甚辯余曰此第

讀朱子詩集傳熟再集傳兩處並云景亳名商所



都也不知毛傳訓景為大陟彼景山是使人升彼  
大山之上始勿論而即鎮屬名取彼松柏成茲  
寢廟何必近在郊之間亦文是斷是遷說者曰斷  
之于生植之處遷之于造作之所一遷字非無謂  
證以魯頌閟宮祖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  
尋夏氏祖來在今泰安州新甫在今新泰縣余屢  
經過之去魯都曲阜尚遙未嘗不可掄材木以成  
魯新廟侯國既然沃子抑更又可知而必以就近  
始得堵書註寒獫之語河發一笑耳至景員維河

集傳始云未詳下方有或曰景山名一段其惟孔

穎達疏最合云鄭氏轉員為云河為何者以類并

既醉言維何者皆是設問之辭與下句發端其下

句言殷受命咸宜是對前之語則其言維何當與

彼同不得為水傍河也故知河當為何維河既是

問辭則大員是諸侯大至也之所云亦不得如毛

傳為大均且古文員與云同字耳

第六十一

君前且名禮也雖周公以親則叔父尊則師保亦自



於王前曰予且召公亦名之為旦曰斷未有敢自稱  
其字者或君於臣字而不名所以示敬如王若曰父  
義和之類亦未多見何晚出書所載太甲既稽首于  
伊尹矣伊尹又屢自稱其字于太甲豈不君臣相交  
失乎君之失緣誤倣洛<sup>誥</sup>臣之失則緣誤倣緇衣何者  
緇衣兩引咸有壹德一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一  
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此篇  
鄭康成序書在湯誥後咎單在明居前馬遷亦親受  
逸書者即繫於成湯紀內是必于太甲無涉矣康成

註書序于咸有一德下云伊陟臣扈曰共頗不可曉  
要王肅註云言君臣皆有一德是必當時臣工贊美  
湯君臣之辭故君則號臣則字不必作於湯前偽作  
者止見書序為伊尹作咸有一德遂將緇衣所引盡  
竄入于其口又撰其辭于前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  
宅師喋喋稱字不已不大可嗤乎或曰然則伊尹宜  
曷稱曰稱朕孟子朕載是毫是也稱予不狎于不  
順是也稱臣若召公予小臣是也稱摯若周公予且  
是也至于稱字為手敢

按孔安國太甲中傳云君而稽首於臣予則對之曰臣而稱字於君冠履倒置莫如為甚果商初有此孔子讀書必有天下殆哉岌岌乎之嘆又按說苑伊尹對湯曰君之所不名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弟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周公當成王世有其三伊尹當太甲世有其二要太甲自無名伊尹若成王于周公止呼公而謂伊尹便緣此不自名其字恐無此事殆又一義證云

又按孔疏云孫武兵書呂氏春秋皆有伊尹名余謂呂氏春秋止有商之向摯無伊摯

又按立政其在受德賢安國以受德為紂之字乃其父帝乙所作說與康成同康成則遠從周書克殷解殷末孫受德呂氏春秋紀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得來穎達謂受之與德共為紂字而經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復爾亦佳因悟向來皆謂受即紂字者非蓋帝乙少子名辛字受德紂則其號爾



又按天子字諸侯僅見書文侯之命覲禮則伯父  
伯舅叔父叔舅之恒稱無稱其二十字者降而字  
陪臣惟春秋中華後有之宣十六年王於士會曰  
季氏成二年王於鞏朔曰伯昭十五年王於荀躒  
曰伯氏籍談曰叔氏竟稱其五十字較之僖十二  
年王謂管仲舅氏杜預註伯舅之使故曰舅氏者  
已少不同豈非世降變禮之一端乎因思諸侯既  
異姓其臣雖與我同姓且同出自穆王之後如管  
仲者亦只謂之舅氏蓋即孔子名從主人之義則  
同姓諸侯之臣之稱從可知已或伯父之使則曰  
伯氏或叔父之使則曰叔氏一以國之大小而分  
伯叔不以其人之字而伯氏叔氏焉斯協乎禮矣

第六十二

周禮真聖人之書其猶有疑焉者亦不盡在煩文碎  
節而在一二大端處如封公以方五百里遞而降之  
男百里則不合于孟子止載冢宰以下六卿職掌而  
不上及太師太傅公孤等官則不合于書周官篇不  
知不合於孟子誠屬可疑不合于書周官篇蓋无足

趨也周官篇其自漢書百官公卿表來乎表云夏殷  
亡間為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  
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為六卿各有徒屬  
職分用於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蓋參天子  
坐而議政無總統故不曰一職為官名又立三少為  
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孤卿與六卿為九為記曰三  
公无官言有其人然後后克之以共運為中一段禮  
記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三百周三  
百文王世子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又運為  
首一段及中或曰然則太師太傅等竟无復有是官  
歟余曰是何言哉箕子父師即太師也比干少師乃  
孤卿之首見今文書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見  
史記降至周太公為太師太公罷周公由太傅遷太  
師周公薨畢公繼之若召公則終身為官太保皆班  
班可考安得謂之無是官歟或曰然則曷不載周禮  
余曰古者三公多繫兼官惟六卿是實職周禮蓋載  
其實職者也其中有三公云何孤云何皆六卿職之  
所及亦莫或遺安得以不列諸首而謂周禮無成書



與又安得以晚出書旁採漢表而忘其所自出與

按一代有一代之官制各不相蒙西漢三公則丞

相太尉御史大夫者是丙吉為丞相道無人逐牛

牛喘吐舌吉止問之曰三公典調和陰陽取所當

相憂其自謂其丞相為三公爾與太師太傅太保之

又三公了不相涉偽作周官者不通西漢時三公而

妄以太師太傅太保當之曰茲惟三宮燮理陰陽

失之遠矣

又按一代有一代之官名與其職任不得相混竊

以唐虞時四岳自官名有揆非官名也蓋官以揆

度百事為取任必欲認以為名則非何以驗之

後文契作司空司徒其官名也敷五教則其取臯陶

作士其官名也明五刑則其取以至伯夷官名

秩宗而取典三禮龍官名納言而取出納朕命是

舜所謂百揆亦典三禮敷五教之類耳不得為官

名苟以為官名則五典四門大麓一例字面豈有

一官名在內者乎或曰然則其為何官余曰其舜

相堯禹相舜之相也有君則有相有王之所同未

有知其所由者來也然其名亦隨在而異在周曰冢宰在高曰冢衡又曰保衡若唐虞則不可的知矣或曰然則舜他日又曰使宅百揆非使之作相者乎余曰宅者居也言使之居揆度百事之任尔非如伯禹作司空司空則官名矣其則幾微之辨偽作周官者不通其義竟認百揆與四岳俱官名曰內有百揆四岳其殆昔人所謂圖對偶新切者歟

又按納於百揆百揆時叙唯左傳解得最分明曰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又即孟子使之主事而事治之謂也益驗厥非官名

又按陳氏振孫趨和土和事灼然不同予謂周禮

太宰之職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小宰之職一曰天官掌邦治二曰地官掌邦教三曰春官掌邦禮四曰夏官掌邦政五曰秋官掌邦刑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一曰治職二曰教職三曰禮職四曰政職五曰刑職六曰事職則司空斷宜事曰掌邦事彼易事為



土者亦以左傳定四年冊季為司空又曰冊季授  
土今文書禹作司空平水土遂以為所自<sup>出</sup>乎不知  
司空之職鄭氏謂之其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  
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不止却土惟事字方包括  
得盡益見周禮書雖一字不可擅易如矣  
又按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  
公不必備唯其人似三公之官起自虞夏不特如  
上所論見商周禮記矣一段後來解皆錯有師保  
者太師太傅太保有疑丞者前疑後丞左輔右弼  
即下四輔上從省文下文相足古人文多如矣因  
笑蔡傳云立始辭也立三公為周家定制則始於  
矣獨不記賈誼言昔者成王幼召公為太保周公  
為太傅太公為太師矣三公之職又言凡矣其屬  
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以及太傅之任魯  
周公取太保之任燕召公取之又言凡矣其屬少  
師之任也古者史佚取之凡成王之成就君為周  
令辟者端由於矣安得謂六年作周官方立太師  
太傅太保哉蔡氏之妄至矣

又按禹貢五服曰甸曰侯曰綏曰要曰荒通帝畿  
在內周禮六服不數王畿曰侯曰甸曰男曰采曰  
衛曰要又有九服與九畿同皆不數王畿則侯甸  
男采衛蠻夷鎮藩并無五服字面作周官者於本  
序曰六服合周制矣後文却曰六年五服一朝將  
以共五服為同禹貢乎不應內諸侯與外諸侯同  
一朝期以五服為仍周制而除去要服乎又不應  
周家初盛大一統之時而即有荒服者不至之事  
反覆皆不可通于是蔡氏為之辭曰周五服在王  
畿外與禹異六服則并畿內數之似目魯不覩周  
之書其妄尤甚于作古文者矣

又按今文康誥篇首云侯甸男采衛所列五服  
名色次第與周禮無異不見要服者鄭以云以遠  
於役事而恒闕焉余笑謂要服路遠斧斤版築之  
事可以弗及未有六年一朝可寬之而不數如唐  
孔氏云爾者且要服猶在九州內不比夷鎮藩三  
服則在九州外謂之蕃國矣世壹見矣益驗周禮  
真出周公而偽作者之多抵牾云



又按周禮治官專指天官冢宰非可以泛及偽作者于篇首云董正治官似未諳治字之義又按周禮大司徒之職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云云與唐虞時司徒敷五教者名數迥別不應成王訓迪教官不以本朝職掌而迺遠引上古之制得毋類合其田而芸人之田乎殆必不爾後代儒者竟有于大司徒之職下撰其文以補之曰掌建邦之五典以任王擾邦國訓萬民一曰父子有親二曰君臣有義三曰夫婦有別四曰長幼有序五曰朋友有信異哉又按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蔡傳云三事即立政三事也予謂立政自立政周官自周官安得疆為引證蓋偽作者特以詩有三事大夫鄭箋專指三公共則款并孤與卿之屬皆及故曰暨大夫總承上文之辭蔡氏不達遽謂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勅之不及孤者公孤德尊位隆元煩訓戒考周禮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孤命數與卿同故賈誼言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周禮卿即上大夫考

工記九卿朝為鄭氏謂六卿三孤為九卿可見孤  
與卿不相遠安得謂之位隆大抵蔡氏不甚通古  
今官制每不舛如也  
又按蔡傳云司寇掌邦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于  
未然也亦似是而非小宰取云秋官掌邦刑秋官  
篇首序云掌邦禁又云刑官之屬蓋禁即刑也與  
以土易事者殊不同

又按冬官亡漢儒以考工記補之說者謂考工記  
前代之事取周典大不類余亦謂冬官亡魏晉間

作書者以王制補之王制漢儒所在取周典亦不  
類或請徵其義余曰王制司空執度一地居民山

川沮澤時四時非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之

所出乎大抵魏晉間其人學亦儘博材亦儘富不

肯專主一說以使人可測其亦柳子厚所謂衆為

聚斂以成其書者歟

又按明堂位周三百鄭氏註云周之六卿其屬各

六十周當三百六十官也云百者記時冬官亡矣

解時勢忽憶趙岐註孟子而皆去其籍云今周禮



司祿之官无其職矣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沒  
存皆以經解經之切證也嘗嘆既久因附著之  
又按鄭志十一卷追論康成生平應對時人者今  
不傳疑亦多為後人所羈非本文何以驗之周禮  
保氏疏引鄭志趙商問曰案成王周官立太師太  
傅太保茲惟三公共二語分明是古文之書康成  
及時人安得預見以相咨問予謂學者凡遇此等  
處盡從抹殺不必沒疑焉以藉口可也

第六十三

嗚呼痛哉作偽書者可謂之不仁也乎古未有夷族  
之刑也即苗民之虐亦只肉刑止爾初何嘗舉人之  
三族而殲絕之有之自秦文公二十年始蓋秦近於  
戎之法至重秦亦相承用之他國未之見也入春秋  
一百二三十年楚始滅若敖氏之族矣晉始滅先穀  
之族矣君子謂其誅已甚矣愚嘗謂之說曰古未有  
以人從死也有之亦自秦始亦戎法也秦本紀曰二  
十年武公卒初以人從死降及穆公以三良為殉波  
及晉國魏武子以嬖妾為殉至成公二年八月宋文

公卒書曰始用殉蓋傷中國而亦然也。禍者于是不可止矣。使孔子讀史至此有不太息流涕歸秦人以作誦者之罪也。哉。偽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去舉賢之語遂竄入秦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予後世人主嗜殺者之口實且習其讀者群以為固然也。苟詳思未有不痛其言之易者。我故曰作偽書者可謂之不仁也乎。

按漢書刑法志高后九年曾除三族罪。孝文二年又詔除之後卒以新垣平故復行三族誅。可見文帝一身旋禁之而旋復之。蓋天下虐政與邪說等莫患乎倡其端。一倡後遂河決魚爛而不可救止。猶秦獻公元年止從死可謂不世出之主。後一百七十四年始皇崩仍令後宮非有子者皆從死。死者甚衆以例殺人無論死者莫知所避而并死死者亦恬且安之矣。生人至此詎不重可悲哉。予尤怪如淳註云三族云父族母族妻族也。夫孝文詔明指父母妻子及同產為三族。今後妄增母妻



二異姓嗚呼為斯言者簡牘之上聞鬼哭聲矣  
或問莊二十三年晉患桓莊之族偏後盡殺之非  
滅族之首見者乎余曰桓莊之族偏故盡殺之非  
謂一人有罪刑及三族者比余故弗引或又問宣  
四年楚滅若敖氏之族寔以其族謀反故非却一  
人有罪刑及三族者比何得引及余曰觀越椒初  
生子文曰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將死聚其族而泣  
曰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則知當時已有其滅族  
法不必徵諸於反而必以反言者特以其年可數  
耳予獨怪晉患桓莊之族偏盡殺之後快不知桓  
叔之子萬受韓以為大夫是為三家之韓卒分晉  
國而滅之者桓叔之族也天道好還蓋可惧哉  
又按秦本紀于作法之始皆書曰初有出於戎翟  
之俗而秦初有者三族從宛是也有出於中國而  
秦初有者臘是也說者疑左氏虞不臘矣為作於  
秦以後不知惠文君十二年初臘下張守節註曰  
秦蓋始效中國為之故曰初臘余嘗譬之秦文公  
初有史以紀事秦宣公初志閏月史與閏月豈中

國所无待秦独创哉然亦有秦所創者德公二年  
初伏是也雖然其俱未足閔大輕重也予独服史  
遷識力卓絕處秦襄公始列為諸侯於本紀書之  
年表書之封禪書之諸世家幾徧書之列傳亦  
間書焉諱然若不憚煩者何哉蓋秦有天下古  
今一大阨運也有天下始於為諸侯為諸侯自襄  
公始在易坤之初六云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  
其道至堅冰也然則始皇雖漸至冰襄公則已霜  
矣太史公當陰凝之會懷憂懼之心安得不大書  
特書不一書而足故揚子曰太史公聖人猶有取  
焉  
又按檀弓孔子謂不殆於用殉乎哉又不殆於用  
人手哉用人与用殉有別蓋殉是殺生以衛死者  
用人則生納之壙中秦黃鳥之詩所謂臨其穴惴  
惴其慄是也予獨怪鄭康成註周禮於鸞車象人  
不從鄭司農註象人謂以芻為人而以象人即備  
引檀弓謂為備者不仁周公之制竟為孔子所非  
乎後註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日言埋之則



是馬塗車之芻靈蓋以言埋之則其馬非真馬乃  
塗車芻靈耳馬既以芻為之人亦必以芻可互相  
證又怪孟子集註云古謂之芻靈中古易之以備  
中古正周公制禮時亦惑于鄭註殆亦昔人所謂  
注經誤其于註本草誤者與  
又按古之仕者世祿不得在位世卿兩見譏於公  
羊傳一隱三年尹氏卒一宣十年齊催氏出奔衛  
公羊皆曰譏在卿在卿非禮也似即起自春秋之  
在然左傳襄二十五年大叔文子謂甯喜曰九在  
之卿族甯氏出自武公武公卒春秋前者三十六  
年春秋前有在卿矣又考之詩宣王有文武吉甫  
幽王則有赫師尹宣王有蹶父孔武幽王則有  
蹶維趣馬宣王有大師皇父幽王則有皇甫卿士  
皆相接連其為傳在無疑殆起至幽王在乎晚出  
書以受夏官人以在吾无徵焉爾

第六十四

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故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  
中夏后氏方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

而誓之當虞舜在上禹繼征有苗安得有會群后誓  
于師之事以不足信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  
弱奉歸无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若傷之醫藥歸  
之其以仁為本如安得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如  
此後世檄文以兵威恐敵之事既讀陳琳集有檄吳  
將校部曲文末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  
无及已三國志鍾會傳會移檄獨蜀將士吏民曰大  
兵一發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无及已會与琳不相  
遠辭語並同足見其時自有此等語而偽作者偶忘  
又一佐已

為三代王者之師不覺闌入筆端此書之出魏晉間  
按荀子大畧篇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  
交質子不及五伯文並同穀梁隱八年傳但傳本  
是交質子不及二伯二伯自確余嘗笑僖十七年  
夏晉太子圍為質于秦非穆公手中事乎荀卿其  
忘諸乎疏稱荀受經於穀梁已一傳而譌雜文字  
小失然于事有礙故程子曰傳經為難  
又按司馬法漢志本有五十五篇宋元豐間僅五



篇編入武經傳至今余嘗愛仁本天子之義二篇  
真大史公所謂闕廟深遠與所謂揖讓為三代王  
師之遺言無疑頗怪小戴氏輯禮記不採入之列  
為經頌之學官置師弟子伏而讀之惜哉  
又按疏稱荀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申  
傳江見儒林傳申受于荀尚不足信楚元王傳少  
時與申公等受詩浮丘伯荀卿門人申於詩為  
再傳何獨於春秋而親受業乎且申至武帝初年  
八十餘計其生當在秦初并天下日荀卒已久疏

耳凡此等俱譌謬不勝辨聊發憤一道以為舉隅云

又按陳琳檄文中云元惡大惡必當梟夷至於枝附  
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又云誅在一人與眾無  
忌亦穢厥渠魁脅從罔治意

又按白居易記其白氏文集家藏外別錄三本一  
本寘於東都聖善寺鉢塔院律庫中一本寘於廬  
山東林寺經藏中一本寘於蘄州南禪院千佛堂  
內蓋樂天佛弟子也故欲廣藉佛力護持余非學

佛者雅愛太史史自序有藏之名山之例其疏證  
第四卷成時別錄四本一寄賓太華山頂友人王  
弘撰司之一寄賓羅浮山應屈大均之請是所謂  
藏之名山其二本則寄千頃堂傳是樓之主人官  
長安者又所謂副在京師也至於俟後世聖人君  
子愚竊有斯志深恐未足以當之云

尚書古文疏證卷四終





